



Q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七

宋史四百十八

闕儔言在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吳潛

程元鳳

江萬里

王燾

章鑑

陳宜中

文天祥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秘閣修撰柔勝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簽廣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添差通判嘉興府權發遣嘉興府事轉朝散郎尚

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
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
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踈損聲色必使
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闔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
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
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
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
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
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衰者斥懷姦
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爲

包荒毋兼容彖說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
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
災爲祥易亂爲治又言重地要區當豫畜人才以備
患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又貽
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一曰格君心二曰節奉給三曰
振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
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
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
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
可輕易以爲金人旣滅與比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

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
一開調度寢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
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
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
復之畫者其筭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
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內郡率爲盜
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
不貲潛之言率驗遷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
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
之筭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二事端平元年詔求直

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
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論以爲綱常之宗主
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脉五曰廣畜人才以待
乏絕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鑒前轍
以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盜賊當
探禍端而圖長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
改秘閣修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
西安撫司擢太常少卿奉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人
戶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右文殿修撰集英殿脩撰
樞密都承旨督府叅謀官兼知太平州五辭不允又

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執政論京
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爲精兵以保江西權工部
侍郎知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孫國本以鎮人心改
權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蔽以爲襄漢
潰決與沔破亡兩淮俶擾三川陷沒欲望陛下念大
業將傾士習已懷以靜專察群情以剛明消衆慝警
千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
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謀并智戮力一心
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取士以
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

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敝本末以寬郡民與轉
運使王埜爭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
國宮改王隆萬壽宮試戶部侍郎准東總領兼知
鎮江府言邊儲防禦等十有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
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申論
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
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州而俟太子之生帝
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
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

致仕授文華閣學士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采衆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為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

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其軍民又遠之計告於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有奇氏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丐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址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渚

破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檢士設爲
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媵阿
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
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
之兵已蹈賓柳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
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
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
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
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躡要途
蕭泰來等羣小嚙啗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
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
實趙與蕙之腹心爪牙而仕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
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
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鑄鞫管州軍不報
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
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炎論劾落職命下中書舍
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謫建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
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
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
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痛

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還執政恩數明年以太府卿
柳岳請贈謚特贈少師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進士調江陵府教
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丁母憂淳祐
元年遷禮兵二部架閣以父老不忍去側遷太學正
以祖諱辭改國子錄父憂服闋遷太學博士改宗學
博士以詩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論隨事規正多所裨
益王亦傾心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剝復之機及人主
以當法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六年進祕書
丞廉憐刑部郎官七年兼權右司郎官遷著作郎仍

權右司郎官輪對指陳時病尤激切當國者以爲厲
已勾外知饒州郡初罹水災元鳳訪民疾若夙夜究
心修城堞置義阡寬誅求察誣證進江淮荆浙福建
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兼知饒州治司歲有冬夏帳
銀悉舉以補郡積年諸稅斂之不足者芝生治所衆
以治行之致元鳳曰五穀熟則民蒙惠此不足與也
召奏事辭不允遷右曹郎官疏言實學實政國本人
才吏治生民財計兵威八事尋兼右司郎官拜監察
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久專國柄老不任
事臺官潘凱吳燧合章論列清之不悅改遷之二人

不拜命去元鳳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凱燧
得名還有事于明堂元鳳疏言祈天以實不以文又
言邊備謂當申儆軍實以起積玩之勢及言濫刑之
敝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詔權以右補闕
繫銜上疏論格心之學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
大夫之心術至於文敝邊儲人才民心儲將師救災
異莫不盡言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諸生
伏闕上書白其罪狀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
罪劾之奏上以晦爲大理少卿抗爲宗正少卿元鳳
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晦

予郡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講京城災疏言輟土木
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緇流泛濫之恩以給顛
沛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結億兆之心旁招後又而
私昵無濫及之恩屏去奸私而貪黷無覆出之患謹
便嬖之防而不使之弄權抑恩澤之請而不至於無
節言多剴切寶祐元年兼侍讀遷侍御史言法孝宗
八事薦名士二十餘人進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
人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讀亟辭出關
不允有事于南郊元鳳爲執綏官答問多所開防帝
因欲幸西太乙官力諫止之三年遷權二部尚書力

求補外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蜀境與
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出鎮上流用徐敏子易蜀
帥及用向士璧爲鎮撫元鳳請下荆南調兵援蜀移
呂文德上沅靖進依前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
政事進叅知政事尋進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
安郡公力辭御筆勉諭猶周回累日而後治事疏奏
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謹微審令八事高孝
光寧四朝國史未就奏轉任庀煇領其事纂修成之
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文殿大學士判
福州福建安撫使又力辭依前職提舉洞霄宮開慶

兵興上手疏收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
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筆趣行
奏免修明局米五萬石拜特進依前職克醴泉觀兼
侍讀度宗卽位進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
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依舊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
泉觀使乞致仕不許四年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
大學士致仕卒遺表聞帝嘆悼輟朝特贈少師元鳳
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令元鳳謝之曰除授須
由資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
昔相薦者以謀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躡次豈先

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遭
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每曰前日之
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所著訥齋文
集若干卷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
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譁健士璘俛首不
答歸語燁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憊
於我心有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
燁妻陳夢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
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文

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凡研間以舍選出身歷
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準備差遣兩浙安撫司幹辦
公事召試館職累遷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兼樞密
院檢詳文字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兼提舉江西常
平茶鹽召爲屯田郎官未行遷直祕閣江西轉運判
官兼權知隆興府創宗兼書院遷考功郎官命旋寢
久之以駕部郎官召遷尚右兼侍講史嵩之罷相拜
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
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
時帝眷注尤厚嘗勾祠省母疾不許屬弟萬頃奉母

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朴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祕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於是側目萬里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是聞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叅謀官及似道同知樞密院爲京湖宣撫大使以萬里帶行寶章閣待制爲叅謀官大元兵圍鄂似道以右丞兼樞密使移軍漢陽萬里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入對遷權吏部尚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

府兼權福建轉運使已而加資政殿學士依舊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遷叅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爲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爲師宰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四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

人以為笑似道問之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勾祠不候
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
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無提領江淮茶鹽無江東轉運
使召拜叅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
密使勾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
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
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大元兵渡江
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
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
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

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
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
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壘翼日萬里尸
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橐子
為後即鎬也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
忠萬頃歷守大郡為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卽
城破時郴州守趙崇棟寓居城中亦死之

王燭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登嘉定十三年
進士第知常熟縣紹定四年江淮制置司辟通判泰
州五年差知滁州端平元年知瑞州嘉熙元年提轄

左藏東西庫兼提轄封樁下庫二年遷籍田令兼督
視幹辦公事淳祐二年改監三省樞密院門乞免所
居官詔從之四年再任五年遷太府寺丞秘書丞戶
部郎官淮西總領主管右曹六年爲尚書左司員外
郎賜對乞祠不許七年遷祕書少監以侍御史周坦
言罷爲福建提點刑獄差知温州十年差知寧國府
遷太府卿寶祐元年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兼權兵
部侍郎試司農卿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疏
奏願詔大臣相與憂亂而思治懼危而圖安衷恫警
省修德行政摧抑群陰之氣酸保護微陽之根本批

札畢杜於私踐官賞宏闢於正路使內治明如天日
外治勁如風霆則精神運動陽彙昭蘇世道昌明物
情熙洽上以迓續天命於謹告之餘下以固結人
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以右文歟脩撰提舉太
平興國宮五年京湖宣撫大使趙葵辟爲判官開
慶元年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權吏
部侍郎景定元年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
侍讀爲直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
說之帝聞之甚喜二年遷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加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五年召赴行在

進端明殿學士提舉佑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咸淳元年二月拜簽書樞密院事閏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二年以疾乞祠不許乞放歸田里帝遣尚醫視之且賜食復兩乞歸皆不許二年拜叅知政事三年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立皇太子加食邑三辭免官不許乞奉祠休假皆不許最後乞祠祿乃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辭免不許七年台州言乞差煥充上蔡書院山主詔從之八年加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詔遣刑部郎官董樸起之四上疏辭免始從之十年乞致仕不許十一月

以煥爲左丞相章鑑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尋授煥特進加食邑乞致仕兩乞辭免皆不許德祐元年兩乞改命經筵庶可優問再乞以舊職奉京祠侍讀皆不許右丞相章鑑叅知政事陳宜中奏諭留煥以鎮人心以康世道從之煥兩請毋署省院公瀆不許又奏乞將臣先賜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臣以宣撫招討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興復鑑宜中又奏煥單車絕江已至蕭山乞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以備咨訪乞解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樞

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未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爲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六月庚子朔日食燭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書晦冥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外鎮諸侯皆其職也氛祲克塞而未能消生民塗炭而未能拯反復思之咎實在臣乞罷黜以荅天譴荅詔不許第降授金紫光祿大夫

而已辭降官乞罷斥又不許尋進平章軍國重事辭不許或請出宜中或夢出督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議乞罷平章事不許京學生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疏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燭或謂京學之論實燭熾之七月壬辰詔給舍之奏三入燭與宜中必難共處兼燭近奏乞免平章侍經筵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矣遂罷燭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克醴泉觀使燭爲人清修剛勁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燭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位值國勢危之際

天下所屬望也而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章鑑字公秉分寧人以別院省試及第累官中書舍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說書進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咸淳十年王燦拜左丞相鑑拜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明年大元兵逼臨安鑑託故徑去遣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予祠殿帥韓震之死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至是御史王應麟繳其錄黃謂震有逆謀鑑與淵子曲之坐是削一官放歸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衾臥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頻嘆其清約鑑

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爲滿朝歡云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也少甚貧而性特俊拔有賈人推其生時以爲當大貴以女妻之既入太學有文譽寶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壻事權倖廬允升董宋臣因得寵於理宗擢爲殿中侍御史在臺橫甚宜中與黃鏞劉黻林測祖陳宗曾唯六人上言攻之大全怒使監察御史吳衍劾宜中削其籍拘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寇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無妄議國政且令自後有上

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由是士論翕然稱之
號爲六君子宜中謫建昌軍大令旣竄丞相吳潛奏
還之賈似道入相復爲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
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六人之中宜中
尤達時務由紹興府推官戶部架閣秘書省正字校
書郎數年遷監察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恐其侵權
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基宗社之
禍命格除太府卿宜中亦自請外爲江東提舉茶
鹽常平公事四年改浙西提刑五年召爲崇政殿
說書累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七年閩闕帥以顯

文閣待制知福州在官得民心歲餘入爲刑部尚書
十年拜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德祐元年升同知
樞密院事二月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
兼叅知政事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間似道所
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爲似道已死卽上疏乞正
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
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
椎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時右丞相章鑑宵遁曾
淵子等請命宜中攝丞相事詔以王爚爲左丞相拜
宜中特進右丞相四月爚還朝論事卽與宜中不合

臺臣孫爍叟請竄籍潛說友吳益李珣宜中以爲簿錄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之珣方召入朝遽加重刑恐後無以示信爍力爭以爲當如爍叟議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爍與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爲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爲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爍進平章軍國重事爍拜命卽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爲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去遣使數輩遮留之始至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軍馬而不出督爍請以一丞相建閩吳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已請行宜中媿始與夢炎上疏乞行邊事下

公卿議不次七月世傑等兵果敗於焦山堦奏言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距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旣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爍子乃嗾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數十事其畧以爲趙潛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槃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說而沮撓之似道

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大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木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後罷燾命師安府捕逮京學生召之亦不至大皇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使勉諭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乃拜醴泉觀使十月壬寅始造朝尋爲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爲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

皆以爲笑十一月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玉與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已而常州破兵薄獨松關隣邑望風皆遁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即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請之太皇太后乃命裝俟升車給百官路費銀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擲之地遂閉閣羣臣求內引皆不納蓋宜中實以明日遷倉卒奏陳失審耳宜中初與大元丞相伯顏期會軍中旣而悔之不果往伯顏將兵至皇亭山宜中

宵遁陸秀夫奉二王入温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温州而其母死張世傑舁其棺舟中遂與俱入閩中益王立復以爲左丞相井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終不至至元十九年大軍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沒於暹宜中爲人多術數少爲縣學生其父爲吏受賊當黥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以爲黥吏卒寘之法其後宜中爲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臣某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謝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據其過無所得其後克愚發賈德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克愚之死宜中擠之爲多

論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長久命相寔多其人若吳潛之忠亮剛直財數人焉潛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爲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尚爲賈似道所甚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爲似道籠絡晚年微露鋒穎輒見擯斥士大夫不幸與權姦同朝自處難矣似道督視江上之師以國事

宋史列傳卷一百七十七
付王燾章鑑陳宜中蓋取其平時素與已者燾宜中於其既出稍欲自異及聞其敗乘勢蹙之既而二人自爲矛盾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當國者交驩戮力猶懼不逮所爲若是何望其能匡濟乎似道誅燾死鑑遜宜中走海島宋亡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躰貌豐偉美哲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

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彙一揮而成帝親援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契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告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彙天祥不呈彙似

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竒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

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二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

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豐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闡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闡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人力衆足以抗敵約且齊奮有進無退日夜

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祠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憂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

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阜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崑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社游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

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遣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又以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

瘡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糶麥行
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
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
見獲許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一樵者以贖
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
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
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取
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深將
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
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鳳以招諭副

使聚兵寧都大元兵攻之瀕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
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
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
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
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子孟深亦提兵歸獨
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
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
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
時賞趙孟深等盛兵薄贛城鄒瀨以贛諸縣兵擣於
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

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
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
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
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
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
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永豐淵兵先
潰恒窮追天祥方石領輩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
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
有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
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棗彭震龍張沐死於

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
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
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
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
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山嶺
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二月進
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
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
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於其母
皆死十一月進洙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

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與誅之十二月趨南嶺
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道
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
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
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
頸衆挾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
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許被執以憂
死惟趙子孟榮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
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拭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
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

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
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
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
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
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
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捄爲人臣者死
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
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
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
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

續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續翁諭旨天祥曰
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
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
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續
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
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
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屬也
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
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
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

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葦
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
合馬命擲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
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
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
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
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
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
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二至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押可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七終

嘉靖丁巳年

卷一百七十七終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八

宋史四百十九

閣儀舊司柱國錄事省前書丞相樞密院領筵事都總裁崑脫等

宣縉

薛極

陳貴誼

曾從龍

鄭性之

李鳴復

鄒應龍

余天錫

許應龍

林略

徐榮叟

別之傑

劉伯正

金淵

李性傳

陳鞞

崔福附

宣縉慶元府人嘉泰二年太學兩優釋褐歷官以太

萬曆二十五年

學博士召試爲祕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考
功郎官知吉州福建提點刑獄遷考功員外郎又遷
祕書少監時暫兼權侍立修注官守起居舍人爲起
居郎兼權侍左侍郎編孝宗寶訓試吏部侍郎權兵
部尚書嘉定十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明
年拜叅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奉祠端平三年召赴
闕升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
贈少師詔繪嘗預定策以王堯臣故事贈太師謚忠
靖

薛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以父任調上元主簿中詞

科爲大理評事通判温州知廣德軍以叅知政事權
鑰薦遷大理正刑部郎官司封郎中權右司郎中遷
右司郎中兼提領雜賣場寄椿庫兼勅令所刪修官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刪修勅令官拜司農
卿兼權兵部侍郎尋爲真嘉定八年疏奏願陛下深
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
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
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
災警懼之心永爲異時暇逸之戒將見天心昭格沛
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遷權刑部尚書尋試戶

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遂爲真時暫兼權戶部尚書
十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
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觀文殿大學
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端平元年加少保和國
公致仕卒

陳貴誼字正甫福州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授瑞州
觀察推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
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中博學宏詞科授江
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遷太社令改武學諭國子

錄遷大學博士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轉對言人主合
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券之令乃使姦惡獲
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
新法爲辭又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
輕老成寬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理孰若舉之
以衆取之以公主更幣之法者乃摘新法等語激怒
時相且謂貴誼引類植黨人爲危之遷太常博士以
兄貴謙兼禮部郎官引嫌遷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
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爲好
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

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不樂遷祕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禮部郎官屬金人大擾淮蜀貴誼言人才所以立國今旁蹊曲徑侍門四闔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媿阿循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之外餽遺以謀進者未已軍中耻言敗北則陣亡者不恤耻言棄潰則逃竄者復招又言婉順巽從者是災疾也非愛我也宜屏之外之矯拂抹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之彌遠滋不樂諷言者論罷主管崇禧觀起知徽州召授

司封郎官兼翰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會有事明堂乃首引包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斂倍克之敝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做成周邦饗必及死王事者之子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兵理宗即位以爲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舍人寶慶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貴誼乃言曰世以容嘿滯固爲賢以苛刻生事爲能以褊狹趣辦爲才以輕疏嘗試爲識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恥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故老警以無逸者欲其克

壽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豈弟者欲其受命之
長則可謂愛君切而慮患深矣遷中書舍人升兼直
學士院內侍濫受恩賞輒封還詔書將郊貴誼以民
生實艱吏員尚衆征歛幾於奪取公費掩爲私藏宜
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
舍人權刑部尚書升脩玉牒官兼侍讀爲禮部尚書
兼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定六年冬
上始親政進參知政事上面諭之曰頃聞憂國之言
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洛時貴誼已移
疾猶上疏力爭五上章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卒

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曾從龍字君錫左僕射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
元五年擢進士第一始賜今名授簽書奉國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遷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
太子右諭德使金還轉官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
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
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
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
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帳借請少不下萬緡郡
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

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
有關即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絕其請其繳
劾彈拄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則民力裕利害常相
關故也又請已振濟者免其後開禧間丐外知信州
戍卒行掠境內從龍寘于法索得婦人衣命梟于市
名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繳還張
鉉復官詞頭以鉉抑令姪女竭資財結姻蘇師旦之
子故也尋兼太子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兼國子祭酒爲吏部侍郎仍兼職兼太子右庶子兼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嘉定六年秋陰雨

乞放繫囚進對言脩德政蓄人材飭邊備帝善其言
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
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
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繇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
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䟽陋
綴緝雖繁氣象萎蕪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
本莫甚於斯詔從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
子賓客改叅知政事疾胡榘憮壬排沮王論陳其正
罪榘嗾言者劾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
丁內艱服除爲湖南安撫使撫安峒獠威惠並行興

學養士湘人紀之石改知隆興府復提學洞霄宮改
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
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拜叅知政事
兼同知樞密院事時有三京之役極論南兵輕進易
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以樞密院
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聲援不接請並
建二關詔許之專界江淮以荆襄屬魏了翁朝論邊
用不給詔從龍了翁并領督府及從龍卒贈少師弟
用虎天麟治鳳皆歷顯任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建人嘉定四

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章
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
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
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
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
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
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
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污一以清白
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防其微以保
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

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况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虚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尋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三年卒

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權發遣金州兼幹辦安撫因公事制置使鄭獮薦於朝乞召審察授司農寺丞遷駕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面對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拜侍御史進侍講進對言荆襄制臣有當戒者三曰去私禁暴懲怒權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僉書樞密院事端平三年拜叅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嘉熙元年復爲叅知政事明年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加資政殿大學士賜衣帶鞍馬淳祐四年復爲叅知政事未幾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尋予祠監

察御史蔡次傳按劾落職罷官觀後卒于嘉興
鄒應龍字景初慶元一年進士歷官爲起居舍人以
直龍圖閣權知贛州遷江西提點刑獄尋遷中書舍
人兼太子右諭德復兼太子左庶子試戶部尚書使
金還爲太子詹事兼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太子詹
事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同脩國史實
錄院同修撰遷刑部尚書乞祠以敷文閣學士提舉
安慶府真原萬壽宮以徽猷閣學士起知太平州以
臣僚論罷以敷文閣學士提舉王隆萬壽宮拜禮部
尚書兼侍讀嘉熙元年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

事進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
提舉洞霄宮淳祐四年卒贈少保

余天錫字淳父慶元府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爲弟
子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是時彌遠在
相位以皇子竑深惡之念欲有廢置會沂王宮無後
丞相欲借是陰立爲後備天錫秋告歸試于新彌遠
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尊者幸具以來天錫絕江與
越僧同舟舟抵西門天大雨僧言門左有金保長者
可避雨如其言過之保長知爲丞相館客具鷄黍甚
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

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善次日與苗天錫偕彌遠所屬其行亦良是告于彌遠命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為沂郎後可冀也集嫺黨且詫其遇以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事池不便遽復使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於父家遂載與歸天錫毋朱為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未幾召入嗣沂王迄即帝位是為理宗天錫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歷監慈利縣說藉田令起授起居舍人遷權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檢討官

兼崇政殿說書遷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試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皆兼知臨安府升兼詳定勅令官以寶文閣學士知婺州仍舊職奉祠起知寧國府進華文閣學士知福州召為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疏奏臣荷國恩起家分闈旋蒙趣覲躡玷邇聯時權禮部侍郎曹幽實在諫省蓋嘗抗疏謂用臣大驟臣與幽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善之敬友朋有責善之道而幽遂遷官臣竟汗要路幽以不得其言累疏丐去夫取用舊人而遂退一壯士則將謂之何哉幽老成之望直諒多益

寘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儀有位欲望委曲留行
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則陛下既昭好賢之美而
微臣亦免妨賢之媿帝從之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尋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
事封奉化郡公授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
使以觀文殿學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
九十將以生日拜天錫爲相而天錫卒贈少師尋加
太師謚忠惠弟天任爲兵部尚書兄弟友愛方貧時
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從子晦歷官尚書出帥全蜀
嘗置義莊以贍宗族然在蜀以違言論知閬州王惟
忠死士論少之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五歲通經旨坐客曰小
兒氣食牛應龍應聲丈夫才吐鳳爲對四坐嘉歎入
太學嘉定元年舉進士調汀州教授差浙東宣撫司
掾差戶部架閣遷籍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輩
歸附應龍入對有芹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
所言遷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理宗即位應龍
首陳正心爲治國平天下之綱領遷祕書郎兼權尚
右郎官遷著作郎丐外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
沒江閩廣間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爲亂樞密陳韓

帥江西任拓捕三路調軍分道追勦盜逼境上應龍
亟調水軍禁卒士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誅守關隘
斷橋開塹斬木屯涂點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
并守室廬全妻子蒐補親兵日加訓閱旣而橫岡桂
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
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
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於是諸
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隅總搜其橐中金
銀指爲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泣始人
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別齊民

靜練雍容莫不歎服係屬請上功應龍田守職扞城
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勾
耕土田不輸賦禁兵與閔應龍平決之其首感悅率
父老鳴缶擊筒踴躍詣郡謝去之日闔郡遮道攀送
端平初召爲禮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卿治潮有
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
牧民者何如耳臣治州幸免曠瘼皆陛下德化所暨
臣非曰能之兼榮文恭王府教授力辭遷國子司業
祭酒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爲不若差
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

以爲然時有憑勢干職者力卻之兼權直舍人院遷國子祭酒攝侍右侍郎兼學士院權直是日罷鄭清之喬行簡制應龍所草也翼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召應龍諭之曰草制甚善應龍復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禮貌大臣之意兩盡其美可也帝善之就令草勅書戒論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試吏部侍郎以升侍讀權兵部尚書時楮幣虧甚行簡主行稱提之說州縣希旨奉承貧富猜懼應龍奏從民便節用一一說行簡然之兼吏部尚書

遷兵部兼中書舍人三上章乞外不允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請外詔免兼中書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累辭會正言郭磊卿有論疏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年八十有一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紀也

林略字孔英温州永嘉人慶元五年舉進士歷饒州大寧監教授辟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崔與之帥蜀目之曰此臺閣之瑞也薦之遷武學博士國子監丞太常寺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遷右司

諫尋遷左司諫兼侍講告于帝曰虛心以爲從諫之本從諫以爲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右諫議大夫嘉熙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淳祐三年八月卒特贈宣奉大夫

徐榮叟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舉進士歷官通判臨安府遷大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遷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侍左郎官出爲江東提點刑獄直祕閣知婺州遷著作郎兼禮部郎官以集英殿脩撰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召爲行在司

諫復蕪說書蕪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自楮弊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橫斂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贏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悉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充斥率是干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則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爲沴也遷

權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淳祐二年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六年轉一官致仕卒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差充京
西安撫司參議官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差
知澧州知德安府親喪起復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
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章閣言親年八十
乞祠歸養庶幾君親之義兩全從之以京湖安撫制
置使陳駭論罷以前職主管崇禧觀進直敷文閣知
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起復知真州改知江寧府湖北

安撫副使加兵部郎中差充督視行府參謀官遷軍
器監加直寶文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加祕
閣修撰知江陵兼京湖制置副使進寶章閣待制知
太平州又進寶謨閣學士依舊沿江制置使兼知建
康府江東安撫使加兵部尚書兼淮西制置使邊事
聽便行之加端明殿學士淳祐二年授同知樞密院
事兼權叅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
潭州監察御史蔡次傳論罷七年拜叅知政事乞歸
田里依前職知紹興府復以兩浙轉運判官翁南論
罷寶祐元年卒特贈少師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簡為丞相趙汝愚客
嘗書慶曆四諫奏議授伯正而伯正以開禧元年舉
進士調太平主簿通判棗陽軍辟荊湖制置司機宜
兩浙轉運使主管公事歷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
樞密院編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有事于明堂雷
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聲
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疏言兵籍寢廣
糧餉益艱請豫備軍食又言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
乞以願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思而
嚴察計吏之法又言所憂非一而急務之當慮者有

三曰申飭邊備區處流民隄防姦盜帝皆善其言升
右正言以華文閣待制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
召見賜金帶鞍馬改轉運使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
平州召為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兼侍
講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權刑部尚書
兼侍讀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
權參知政事真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
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監察御史蔡次傳言
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
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鎮浮不求名譽善藏其用云

金淵字淵叔臨安府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爲大學
博士遷太府寺丞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
官遷祕書丞拜右正言兼工部侍郎遷將作少監兼
侍右郎官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崇
政殿說書拜監察御史論曹幽項寅孫兼侍講遷禮
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遷吏部侍郎拜右諫議大夫
改左諫議大夫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淳祐四年知
貢舉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劉漢
弼論淵尸位妨賢罷政予祠監察御史劉應起言落
職罷祠十一年妻盛氏愬于朝乞曲加貸宥少叙官

職詔止量移平江府居住卒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
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進對有崇尚道學
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
物致知以爲出治之本遷武學博士尋爲太常博士
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升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
兼權都官郎官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
諸侯卿大夫皆以旣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爲淺促
孝文定爲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
東漢以後又損之爲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

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爲能復古之制而群臣沮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遷起居郎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權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以臣僚言罷尋以寶章閣待制知饒州改知寧國府再知饒州復以言罷召爲兵部侍郎無侍講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升兼侍讀權兵部尚書進讀仁皇訓典乞讀帝學從之權吏部尚書臣僚論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淳祐四年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十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少保

陳譚字子華福州候官人父孔碩爲朱熹呂祖謙門人譚讓父郊恩與弟張輿登開禧元年進士從葉適學嘉定十四年賈涉開淮閩辟京東河北幹官譚謂山東河北遺民宜使歸耕其土給耕牛農具分配以內郡之貧死者然後三分齊地張林孝全各處其一

其一以待有功者河南首領以三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義人盡遷北然後括淮甸閒田倣韓琦河北義勇法募民為兵給田而薄征之擇土豪統率鹽丁又別廩為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十五年淮西告捷辭策金人必轉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下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之金將盧鼓搥新勝於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以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搗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辭如盱眙犒師改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

再如所胎見劉瑄調下整張惠范成進夏全諸軍應拔擣虛皆行辭之策遂有堂門之捷俘其四駙馬者遷將作監丞又遷太府寺丞差知真州淮東提點刑獄加直寶文閣依舊提點刑獄兼知寶應州遷宗正寺丞權工部郎中改倉部員外郎入對言臣所陳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又言人主所以御天下者賞罰而已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主居安屬韓提舉四隅保甲辭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于朝謂非韓莫可平明年以

實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
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同共措置招捕盜賊兼福
建路招捕使未幾加提點刑獄讞籍土民丁壯為一
軍沙縣紫雲基告急沙縣破賊由間道趨城忠勇軍
破之於高橋賊乃趨邵武勢益熾時有議當招不當
捕者讞言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
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筭求淮西兵五千人可
圖萬全詔讞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
曾式中調精兵三千五百人由泉漳間道入汀擊賊
于順昌勝之六月兵大合加福建提點刑獄七月讞

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宣化督捕所至克捷
九月分兵進討十月進攻五賊營若平之十一月破
潭瓦礫賊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誅汀州叛卒諭
降連城七十有二若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
瞿張原若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
讞以其力屈乃降卒誅之進右文殿修撰依舊提點
刑獄招捕使兼知建寧府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
開化勢張甚讞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
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筭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
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

興府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西廣東所至
屠殘讎遣官吏諭降賊輒殺之乃謂盜賊起於貪吏
劾其尤者二人又謂寇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渙
散所致若決計蕩除數月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
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讎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
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十二月
無知贛州端平元年正月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
使二月至贛斬將士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
敏李大聲所至克捷三月分兵守大石堡截賊糧道
遂破松梓山三槍與餘黨緹厓而遁讎親督諸將乘

春瘴未生薄松梓山賊悉精銳下山迎敵旗幟服色
甚盛讎軍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士皆攀厓上賊巢
蕩為煙埃賊首張魔王自焚斬千五百級禽賊將十
二得所掠婦女牛馬及潛為服物各數百計三槍中
箭與賊軍遇擊敗之賊遁翼日追及下黃又敗之餘
衆尚千餘雍獮畧盡三槍僅以數十人遁至興寧就
禽檻車載三槍等六人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州
六十砦至是悉平詔曰讎忠勤體國計慮精審身任
討捕之責江閩東廣訖底寧輯乃進權工部侍郎仍
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未幾為工部侍郎改江東安

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二年入奏事帝稱其平
寇功諱頌首言曰臣不佞徒有孤忠仗陛下威靈苟
逃曠敗耳何功之有遷權工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
沿江制置大使依舊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往來巡
視鄂州江面措置捍禦三年加寶謨閣學士十月詔
選猛將精兵相視緩急據地利遏要衝以伐姦謀嘉
熙元年進煥章閣學士四年拜刑部尚書辭免加徽
猷閣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淳祐四年召為
兵部尚書遷禮部尚書兼侍讀兼同脩國史實錄院
同脩撰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七年知樞密院
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九年以觀文殿學士福
建撫安大使知福州五上章辭以舊提職舉洞霄宮
開慶元年召赴闕落致仕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景定
元年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佑神觀
力請致仕明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少師謚忠肅崔福
者故群盜嘗為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嬰兒同榻
兒寒啼不止福不得寐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
遂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孛全有功名重江淮
又累從韓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韓留隆興

既而譚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
三閣福患其不見招道遇民懇寬者福携其人直至
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
備恐竄去莫敢喪其鋒譚知之遂擢建康署為鈐轄
福又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及迫逐總領所監酒官親
屬譚戒諭之不聽會淮兵有警言步帥王鑑出師鑑請
福行譚因厚遣之福不樂為鑑用過敵不擊託以葬
女擅歸亦不聞于制置司鑑怒遂白其前過惡請必
正其慢令之罪下詔亦厭已心之遂坐以軍法然後
聲其罪于朝且自焚專殺之罪亦下詔獎諭免其罪

勇悍善戰頗著威聲其死也軍中惜之時論以為良
將難得而譚以私忿殺之然福跋扈之迹已不可掩
殺身之禍亦有以自取之也
論曰宋自嘉定以來居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
各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
焉宣繒薛極者史彌遠之腹心也陳貴誼曾從龍鄭
性之李注傳劉伯正皆無所附麗李鳴復金淵者史
嵩之羽翼也鄒應龍無所考見許應龍治郡見稱
循良林略所謂虚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徐榮叟
父子兄弟皆為名臣陳韡將帥才也優於別之傑多

矣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九

宋史四百二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蠻國軍事前書右丞相兼國史總編事都總裁昫脫筆奉

勅修

王伯大

鄭案

應係

徐清叟

李曾伯

王埜

蔡抗

張磻

馬天驥

朱熠

饒虎臣

戴慶炯

皮龍榮

沈炎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主管戶

部架閣遷國子正知臨江軍歲饑振荒有法遷國子

監丞知信陽軍改知池州兼權江東提舉久之依舊直祕閣江東提舉常平仍兼知池州端平三年召至闕下遷尚右郎官尋兼權左司郎官遷右司郎官試將作監兼右司郎中兼提領鎮江建寧府轉般倉兼提領平江府百萬倉兼提領措置官田進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進對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矯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亾言矣

嗚呼以亾爲言猶知有亾矣今也置亾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亾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亾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人士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亾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

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悞則罪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迕已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厓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

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裏言除臣每寔人口則謂浸濶之不行邪逕之以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改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闖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

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爲之回護凡人言之所
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
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改而自
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又極言邊事曲盡
事情以直寶謨閣知婺州遷秘書少監拜司農卿復
爲秘書少監進太常少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
事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臣僚論罷
以集英殿脩撰提舉太平興國宮起再知婺州辭免
復舊祠淳祐四年召至闕授權吏部侍郎兼權中書
舍人尋爲吏部侍郎仍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時暫

兼權侍右侍郎兼同修國史寔錄院同修撰權刑部
尚書尋爲真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
權參知政事八年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陳瑛論
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寶祐元年卒

鄭宋不詳何郡人初歷官爲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
編修寔錄檢討遷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升著作
郎兼侍講拜右正言言丞相史嵩之以父憂去遽欲
起之意甚厚也奈何謗議未息事關名教有見其行
帝答曰卿言雖切事理進退大臣豈易事也推殿中
侍御史疏言臺諫以糾察官邪爲職國之紀綱係焉

比劉漢弼劾奏司農卿謝遠陛下已行其言矣未及兩日忽復叙用何其速也漢弼雖亡官不可廢臣非爲漢弼惜爲朝廷惜也又奏劾王瓚龔基先胡清獻鑄秩罷祠皆從之三人者不才臺諫也遷侍御史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寢廢外而諸聞不問勲勞之有無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位者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爲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

何以服無罪之人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覬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遷左諫議大夫淳祐七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以監察御史陳求魯論罷淳祐九年五月卒宋之居言路嘗按工部侍郎曹鹵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則大傷公論云

應籛字之道慶元府昌國人刻志于學嘉定十六年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爲臨江軍教授入爲國子學錄兼莊文府教授遷太學博士又遷祕書郎請蚤建

太子入對帝問星變餘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州縣貪風餘曰貪黷由殉色而起成湯制官刑儆有位首及於巫風淫風者有以也帝問藏書餘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所著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又遷著作郎仍兼職以言罷淳祐二年叙復奉祠遷宗正寺丞兼權禮部郎官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言罷差知台州召兼禮部郎官崇政殿說書遷祕書少監仍兼職兼權直學士院又遷起居舍人權兵部侍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一夕召餘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竒其才遷吏部侍郎仍兼職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洞霄宮寶祐三年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論罷尋卒德祐元年詔復元職致仕

徐清叟字真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進士歷主管戶部架閣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右閩嶠盜賊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事而已而偏州僻壘習熟見聞轉相倣倣亦

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明行禁止一變臣下嗜
殺希進之心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遷軍器監
主簿入對言太后舉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
令別置大袖一襲文思院觀望欲如后飾再造其一
以進詔卻之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請宣付史館以垂
法後世遷太常博士入對疏言陛下親政以來精神
少振而氣脈未復條目畢舉而綱紀未張公道若伸
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化之先務勸戒之大權
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闕略而未之講明者爾何謂
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倫以釋羣惑者是已何謂勸戒

之大權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要
術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蓋欲請復皇子竑王
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兼崇政
殿說書遷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遷軍
器少監皆兼職依舊遷將作監拜殿中侍御史兼侍
講遷太常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兼侍講三疏丐外給
事中洪咨夔起居舍人吳泳皆抗疏留之尋權工部
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
廣西經略安撫使遷侍右侍郎主管雲臺觀召赴闕
遷戶部侍郎再爲侍右侍郎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溫

州改知福建安撫使改知婺州以煥章閣直學士差知泉州辭免改知袁州又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改知潭州尋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赴闕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淳祐九年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吏部尚書遷禮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封晉寧郡公奏修四朝國史志傳五上章乞改機政帝不許十二年拜參知政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改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朱熠論罷久之以舊職提

舉洞霄宮開慶元年召赴闕以舊職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出知泉州復提舉佑神觀景定三年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謚忠簡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云

李曾伯字長孺潭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遷軍器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遷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准西總領尋遷右司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敕令所刪修官遷太府卿准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詔軍事便宜行之曾伯疏奏三事荅天心重地勢協人謀又言

邊餉貴於廣積將材貴於素儲賞與不可以不精戰
士不可以不恤又條上淮面舟師之所當戒湖面險
阻之所當治加華文閣待制又加寶文閣直學士進
權兵部尚書淳祐六年正月朔日食曾伯應詔歷陳
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師材乞早易闡寄放歸田
里又請修浚泗州西城加煥章閣學士言者相繼論
罷九年以舊職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兼廣西
轉運使陳守邊之宜五事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
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廣總領燕京湖屯田使進龍
圖閣學士疏言襄陽新復之地城池雖修浚田野未

加闢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請蠲租三年詔從之
加端明殿學士兼夔路策應東閣進資政殿學士制
置四川邊面與執政恩例尋授四川宣撫使特賜同
進士出身召赴闕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
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爲湖南安撫大使兼
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治靜江開慶元年進觀文殿
學士以諫議大夫沈炎等論罷景定五年起知慶元
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七年殿中侍御史陳宗禮論
劾褫職德祐元年追復元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
闡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

云

王埜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也以父蔭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第仕潭時師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奧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叅贊攝邵武縣後復攝軍事盜起唐石親勤兵討之後爲樞密院編脩兼檢討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

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涇理宗深然之令樞密院下三閩諭旨嘉熙元年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復推廣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埜上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其爲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險備具爲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它命時以

米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江尤重於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遊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揚子橋有警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淳祐末遷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馮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謂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宮諸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軍萬二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主管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堃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弟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若干卷堃工於詩書法祖唐歐陽詢署書尤清勁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兼樞密院編脩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

遷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屯田郎官遷著作佐郎兼侍
右郎官兼樞密院編脩官尋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
檢討官江東提點刑獄加直秘閣特授尚書司封員
外郎進直寶章閣尋加寶謨閣移浙東召為國子司
業兼資善堂贊讀兼玉牒所檢討官時暫兼侍立修
注官拜宗正少卿兼國子司業進直龍圖閣知隆興
府試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拜太常少卿仍兼資
善堂翊善權工部侍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
討官遷工部侍郎時暫兼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
加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差兼同提舉編修
經武要略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落職予祠起
居郎林存請加竄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
舉洞霄宮乞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謚文簡
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張礪字渭老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歷官辟點檢贍
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遷
太常博士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遷國子祭酒時暫
兼權禮部侍郎尋為真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加集
英殿修撰差知婺州復為禮部侍郎權兵部尚書時
暫兼權吏部尚書以右補闕程元鳳論罷寶祐二年

復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升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五年拜參知政事
進對長樂郡公轉三官守參知政事致仕九月卒遺
表上贈少師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紹定二年進士補簽書領南
判官廳公事遷秘書省正字兼沂靖專王府教授遷
秘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輪對假司馬光五規之
名條上時敝詞旨切直遷考功郎官入對言周世宗
當天下四分五裂之餘一念振刷猶能轉弱為強陛
下有能致之資乘可為之勢一轉移間耳遷秘書監

直秘閣知吉州遷宗正少卿以秘閣修撰知紹興府
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舉常平權兵部侍郎授
沿海制置使差知慶元府改知池州兼江東提舉常
平改知廣東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寶祐四年遷禮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兼國子祭酒拜端明殿學
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以殿中侍御
史朱熠右正言戴慶炯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等論
罷依舊職提舉洞霄宮景定元年知衢州以兵部侍
郎章鑑論罷有旨依舊職予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撫
使以職事修舉升大學士改知平江府又改知慶元

府兼沿海制置使提舉洞霄宮禡職罷祠咸淳三年
追奪執政恩數還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後卒於
家

朱熠温州平陽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遷閣門舍人
差知沅州改橫州復爲閣門舍人知雷州入對爲監
察御史陳垓論罷臣僚復論降一官久之授帶御器
械兼幹辦皇城司差知興國軍遷度支郎官拜監察
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擢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兼侍講
遷侍御史寶祐六年遷左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
僉書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開慶元年拜參知政

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景定元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兼太子賓客以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奉
祠爲監察御史胡用虎論罷久之監察御史張桂常
楸相繼糾劾送處州居住咸淳四年詔令自便五年
侍御史章鑑復以爲言驅之還鄉尋卒熠居言路彈
劾最多一時名士若徐清叟呂中尤煇馬廷鸞亦皆
不免云

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遷將作
監主簿差知徽州遷祕書郎升著作郎兼權右司郎
官遷兵部郎官兼權左司郎官特授左司郎中遷司

農少卿兼左司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司農卿直
龍圖閣福建轉運判官浙東提點刑獄拜太府卿兼
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以祕閣修撰兩浙轉運使
權禮部侍郎尋爲真時暫兼權侍右侍郎寶祐六年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暫通攝吏部尚書拜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開慶元年同知樞密院
事兼權參知政事景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殿中侍御
史何夢然論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夢然再
劾之褫職罷祠四年敘復原官提舉太平興國宮卒
德祐元年禮部侍郎王應麟右史徐宗仁乞追復元

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

戴慶烜字彥可温州永嘉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差
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兼史
館校勘升校書郎遷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升
侍御史開慶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尋加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未幾守本官致仕卒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淳祐四年進
士歷官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兼資善堂直講入對請以改過之實易運

化之名一過改而一善著百過改而百善融遷祕書郎升著作郎入對因及真德秀崔與之廉龍榮曰今天下豈無廉者願陛下崇獎之以風天下執賞罰之公以示勸懲帝以爲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興府召赴闕遷侍右郎官兼資善堂贊讀又遷吏部員外郎兼直講入對言忠王之學願陛下身教之於內帝嘉納遷將作監兼尚右郎官祕書少監兼吏部郎中宗正少卿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兼給事中吏部侍郎兼贊讀封醴陵縣男遷集賢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召見進刑部侍郎加寶章閣待制荆湖南路轉運使權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元年四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進封伯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參知政事仍兼太子賓客封壽沙郡公三年罷爲湖南安撫使判潭州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右正言曹孝慶論罷咸淳元年以舊職奉祠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監察御史林拾先後論劾削一官它日帝偶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點刑獄李雷應劾之雷應至官謁龍榮龍榮託故不出旣退又斥罵之或以語雷應不能平遂疏其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于膝上之語詔徙

衡州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
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略精于春秋學有文集二十
卷性伉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爲
似道所擯德祐元年復其官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
乞加贈謚未及行而宋亡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調嵯縣主簿廣
西經略司准備差遣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討郴寇
有功改知金華縣沿江制置司幹官通判和州沿江
制置主管機宜文字監三省樞密院門樞密院編修
官爲監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侍御史

景定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
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
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三年進大學士
致仕卒贈少保炎居言路嘗按劾福建轉運使高斯
得觀文殿學士李曾伯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劉子澄
左丞相吳潛然論罷右丞相丁大全及其黨與則爲
公論也

論曰王伯大立朝直諫鄭宋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
小人皆彈性之吾不知其何說也應僦清慎沒世徐
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李曾伯之治邊短于才者

也王桎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蔡抗號為君子史
闕其事若張礪馬天驥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稱道
者戴慶灼皮龍榮登第皆未久而位至執政龍榮不
附權臣為所擯斥而死猶為可取慶灼無所稱述焉
朱熠在臺察如狂獠遇人輒噬之云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一

宋史四百二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虎等奉
勅脩

揚諫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陳宗禮

常懋

家鉉翁

李庭芝

揚諫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授簽
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丁母憂服除遷
荆南制置司收辟西川入為大學正丁父憂服除召
試授秘書省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樞密

院編脩官入對言飛蝗蔽天願陛下始終一德庶幾感格天心消彌災咎又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財聽其言無非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誣上下相蒙無一可信陛下先之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又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悅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爲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點刑獄尋加直祕閣兼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遷都官郎官又遷左司郎官右司郎官尋爲兼玉牒所檢討官除宗正少卿進

對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冤獄至爲簡易時有女冠出入宮禁頗通請謁外廷多有以爲言者棟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側目而不亟去之乎帝不謂然棟曰此人密交小人甚可慮也又言京襄兩淮四川殘破郡縣之吏多是兵將權攝科取無藝其民可矜非陛下哀之誰實哀之帝從之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以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起直龍圖閣知建寧府不拜提舉千秋鴻禧觀遷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崇政殿說書繼遷吏部

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以集英殿
修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太平州以右補闕蕭
泰來論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婺州召奏
事以舊職奉祠度宗立爲太子帝親擢棟太子詹事
遷工部侍郎仍爲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兼國子祭酒
遷禮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兼太
子賓客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拜參知政
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於朝乞棟爲山主
詔從之因卜居於台尋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不

拜以舊職提舉洞霄宮復依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
置使以監察御史胡用虎言罷仍奉祠加觀文殿學
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奉祠乃以資政
殿大學士克萬書觀使卒遺表上帝輟朝特贈少保
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方賈似道入相登
用故老列之從官棟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蚩
尤旗非彗也故爲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于
帝謀逐似道覺之遂蒙擬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
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嘉定十六年進士

授小溪主部待次三年朝夕討論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調盤石令會蜀有兵難軍需調度不擾而集更調嘉定府司理參軍改知浦江縣巨室挾勢邑號難治希得綏疆扶弱聲聞著聞同知樞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聞召審察遷行在都進奏院通判太平州改福州徒步至侯官吏不知爲通判也召爲國子監丞遷大府寺丞時暫書擬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時帝斥遠權姦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爲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脉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二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

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亡後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迳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之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諸也然

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
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
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
大計邸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馮者衆
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揚干晉侯弟也亂行
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
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
王賢而用之趙卒以疆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
為而不少伸國法今女寇者流衆所指日近璫小臣
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
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
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
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再用之意然道路
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
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
之遷知太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李韶以病告十上
疏欲去希得言韶有德望雖以病告曷若留奉內祠
侍經幄亦足爲朝廷重又言財用困竭民生憔悴移
此不急之費以實軍儲以厚民生敬天莫大於此豈
在崇大宮宇莊嚴設像哉又條救錢楮三策請置惠

民局帝皆以爲可行進秘書丞尋遷著作郎授江西提舉常平役法又壞臨川富室有賂吏求免者希得竟罪之遂提點刑獄加直秘閣未幾加度支員外郎尋直寶章閣移治贛州盜有僞號崔太尉者據石壁連結數郡劉老龍等聚衆焚掠一方繹騷希得指授方略不五旬平之以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兼權靜江府尋授直徽猷閣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兼轉運判官母喪免召爲秘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對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辨且曰君子犯顏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

爲國計非爲身計也小人自植朋黨擠排正人其言倭語一切順陛下之意必取陛下官爵此乃爲身計非爲國計也遷宗正少卿兼國史編修定錄檢討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同修國史定錄院同修撰時西方用兵有爲嵩之復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辦帝有意再用之希得必執之出旨論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洙予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論罷久之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千秋鴻禧觀未幾依舊職兩淮宣撫使司判官俄加寶謨閣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詔叙

復元官護江陵有功召爲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
望可爲閩帥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
使繼升敷文閣待制詔增沿海舟師希得爲之廣募
水軍造戰艦蓄糧食蠲米一萬二千石舊逋一百萬
去官庫餘羨悉以代民輸召爲工部尚書兼侍讀入
侍經筵帝問慶元之政甚悉以華文閣直學士沿江
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得按行
江上慰勞士卒衆皆歡說溧陽饑發廩勸分全活者
衆初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
間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降詔獎諭加寶章閣

學士尋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淮西總領景定五年
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乃言用人才脩政事治兵甲惜
財用四事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
客會星變上疏引咎乞解機務兼權叅知政事度宗
卽位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尋授叅知政
事以言罷投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潭州湖
南安撫使以疾甚辭乃仍舊職奉祠請致仕詔不許
力請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依舊潼川郡
公致仕咸淳五年卒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希得忠
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盖有誦薦于

上而其人莫之知者廣西官署以錦為帟幕希得曰
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繒纈易之蜀之親族嫻舊
相依者數十家希得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已力晚年
計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續言行錄奏藁橘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
熹陸九淵學恢少為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
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澤主簿
平寇亂建寧守袁甫薦為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豪討
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
溧陽之間恢部諸將為之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謙

機宜復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

運幹官

建安撫使陳垿擢平寇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

台州徐鹿卿討溫寇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

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

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為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

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

以九月辭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

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眾感悟

為之衰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

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汙讒之耳又四年

起為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畧使遷侍右郎官尋為大理少卿即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為亂恢單車就道調許澈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諸軍討乎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賕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減死斷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祭運升祕閣脩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為狐人皆神之有母朔子者年月後狀作䟽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大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

能史報籠中臭達于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愬于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為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豪有奪民包舉田寄公租誣上者恢上䟽指為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奏惻然罪任事者即歸民田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為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仕

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課益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
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爲陛下告者陛下惻隱
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
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䟽
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
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此
恢爲程顥程頤侍其父疾滌濯拚除之役不命僮僕年
八十有七臨終舉盧懷慎卧簣窮約事戒諸子歛以深衣
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墮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
謚文肅賻銀絹五百

常挺字方胤福州人嘉熙二年進士應官爲太學
召試館職遷秘書少正字兼莊文府教授升校書郎
輪對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秘書郎兼考功郎官
出知衢州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言邊關三
事曰辟實才曰奏實功曰招實兵朝廷二事曰選良
吏曰擢正人又言願陛下深思宏遠之規模奮發清
明之志氣立綱陳紀必爲萬世之法程昭德塞違以
示百官之憲度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
修實錄檢討兼直舍人院遷起居郎權工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給事中右諫議大夫陳堯道

論罷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漳州改知泉州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權禮部尚書兼國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進帝學發題遷吏部尚書咸淳三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叅知政事四年致仕尋卒贈少保

陳宗禮字立之少貧力學袁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爲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轉秘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循軌帝以星變爲憂宗禮曰上天示戒在陛下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於利欲

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官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兼景獻府教授升著作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諱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拜太常少卿以直寶謨閣廣東提點刑獄進直煥章閣遷秘書監以監察御史虞處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遷

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
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
規自官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獻者必
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
於慎獨也擢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進讀孝宗聖訓因
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少差禍亂隨
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
意害公法迺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
爲尤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
天下信不可不謹也遷禮部侍郎尋擢禮部尚書乞

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耶以華文閣直學士知
隆興府再辭依舊職與待次差遣逾年依舊職廣東
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尋兼權叅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
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
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卒官遺表上贈開府儀同
三司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裴藁曲轅散
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
物論

常楙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

七年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彊禦部使者
交薦之調婺州推官䟽決滯訟以剽繁裁劇稱臨安
府尹馬光祖又薦於朝辟差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
受和糴事例戢吏卒苛取發運使趙與憲兼提點刑
獄屬楸檢覆雪無錫翟氏冤獄監江淮茶鹽所蕪湖
局不受商稅羸光祖益敬之改知嘉定縣歲大水勸
分和糴按籍均敷發運使王爚提點刑獄孫子秀俱
特薦于朝簽書臨安府判官不爲權勢撓有爲淮東
提舉常平辟楸提管楸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卻之
未幾政府強楸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廂
聽訟嚴明豪右益憚之都城火後瓦礫充斥差民船
徙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應役餘率爲
勢要宦官所庇楸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于他所
無不聽命又力拒戶部科買葉夢鼎陳昉深期獎焉
添差臨安通判朝命鞫封椿庫吏范成獄不肯承廟
堂風旨無辜者悉出之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
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楸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置
慈幼局立先賢祠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迺
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
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

遷司農卿尋爲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
常賦海鹽歲爲鹹潮害稼林請于朝捐金發粟復輟
已帑大加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
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告
稔邑人德之遷戶部侍郎受四方民詞務通下情兼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極論檢覆
之敝上進故事首論雷雪非時之變帝意不悅丐祠
不許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緡
錢十五萬悉以爲民食軍餉助蠲苗九萬稅十三萬
版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

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節浮費修府庫旣代有送還
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林悉不受吏驚曰人言
常侍郎不愛錢果然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楮
以振之復請糴于朝得米萬石蠲新苗三萬八千又
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食不至乏
絕民各祀于家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
無以爲殮者廼以十萬楮置普惠廬取息造棺以給
之尋以刑部侍郎召申明期赦叙改法與廟堂爭可
否辨僞關獄救八倉虧欠免死罪平反天井巷殺人
獄全活者甚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黃進

觀察使錄黃帝怒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林迄不奉命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以老病辭累詔不許專官趣行甚峻林入見首言雪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特與執政恩數林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

二年春拜叅知政事為夏士林繳駁拜䟽山關後六年卒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東提點刑獄入為大理少卿直華文閣以祕閣修撰充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承旨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使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權侍右侍郎仍兼樞密都承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大元兵次近知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

堅奉表祈請于大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
中聞宋亡日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
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
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
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歎息
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裘贖出之
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
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迺以春秋教授弟
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
大元成宗皇帝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
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
後徙隨之應山縣金亡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
顯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為生男祥也
遂以名之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
之上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
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
強從之未浹旬旻果為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
衆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
子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已

明日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
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權施
之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
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
出而戰夔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淳祐初始去舉進
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
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
之興國即棄官歸為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為
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
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

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
以大兵在蜀奏知峽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簞
為淮南制置李應庚為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
城大暑中暍死者數萬李壇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
渡淮奪南城鄂兵解庭芝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者
帝曰無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
再破壇兵殺壇將厲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敗壇
于喬村破東海石圍等城又明年壇降徙三城民於
通泰之間又破蘄縣殺守將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
火廬舍盡燬州賴益為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

庭芝悉貸民貧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塲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大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有召命為武銳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郡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振之揚民德之如父母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槃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軍民安之今邊塵不驚百度

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五年北兵國襄陽急真貴入援大敗虎尾州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文虎以輕舫遁兵亂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冬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撲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乎但無使聽命於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克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

文虎似道莛之上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部將蘇劉義范友信廣南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大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為清河軍十二月大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而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

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為之死鬪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之叅知政事七月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徙夏貴知揚州貴不至事遂已十月大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木軍鎮江以遏淮兵阿木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數百道有死者衆爭割啖之立盡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為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宮入朝至瓜洲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嗣

君旣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荅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水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木使者持詔來詔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俾上已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興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麩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木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亦不納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木將兵追圍之朱煥旣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俾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死之日揚之民皆泣下有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

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水死
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

論曰楊棟學本伊洛而尼於權臣速謗召尤誰之過
歟姚希得藹然君子包恢以嚴爲治抑以衰世之民
非可以縱弛待之耶常挺陳宗禮咸通濟著聲望常
楸晚訟皇子竑事光明正大公義炳然家鉉翁義不
二君足爲臣軌李庭芝死於國難其可憫哉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

